

Glenn
桂冠散文系列

空山灵雨

许地山

……没有闲情来做文章上的游戏，只为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的渊海中，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，不得不写出来，教自己得着一点慰藉，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。

海南出版社

桂冠散文系列 8

许地山 著

抒忱 编

空山灵雨

海南出版社

琼新登字 04 号

空山灵雨

许地山 著

抒 忱 选编

社 长 袁大川

责任编辑 洪 声

责任校对 易含宇 黄春兰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5

字数:206 千 印数:5000 册

ISBN7-80617-097-9/I·15

定价:13.00 元

不计较所作的成功或失败……直如秋夏间的鸣虫，生活的期间很短，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，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……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，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，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。

——许地山

目 录

- 女子的服饰..... (1)
- 强奸..... (6)
- 劳动的究竟 (11)
-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(16)
- 《空山灵雨》弁言 (20)
- 心有事 (21)
- 蝉 (22)
- 蛇 (23)
- 笑 (24)
- 三迁 (26)
- 香 (27)
- 愿 (28)
- 山响 (30)
- 愚妇人 (31)
- 蜜蜂和农人 (33)
- “小俄罗斯”的兵 (35)

○爱的痛苦	(36)
○信仰的哀伤	(38)
○暗途	(40)
○你为什么不来	(42)
○海	(44)
○梨花	(45)
○难解决的问题	(46)
○爱就是刑罚	(48)
○债	(50)
○瞰将出兮东方	(53)
○鬼赞	(55)
○万物之母	(57)
○春的林野	(60)
○花香雾气中的梦	(62)
○茶蘼	(65)
○七宝池上的乡思	(68)
○银翎的使命	(72)
○美的牢狱	(75)
○补破衣的老妇人	(77)
○光的死	(79)
○再会	(81)

○桥边	(83)
○头发	(85)
○疲倦的母亲	(87)
○处女的恐怖	(89)
○我想	(92)
○乡曲的狂言	(94)
○生	(97)
○公理战胜	(98)
○面具.....	(100)
○落花生.....	(101)
○别话.....	(103)
○无法投递之邮件.....	(106)
○无法投递之邮件(续)	(122)
○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?	(126)
○《落华生舌》弁言.....	(132)
○海世间.....	(133)
○海角的孤星.....	(136)
○读《芝兰与茉莉》因而想及我的祖母.....	(141)
○爱流汐涨.....	(155)
○中国美术家的责任.....	(158)
○《解放者》弁言.....	(165)

○窥园先生诗传·····	(167)
○观音崇拜之由来·····	(179)
○上景山·····	(183)
○先农坛·····	(187)
○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·····	(190)
○序《野鸽的话》·····	(199)
○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·····	(203)
○“七七”感言·····	(208)
○忆卢沟桥·····	(211)
○老鸦咀·····	(215)
○一封公开的信·····	(218)
○国庆日所立的愿望·····	(222)
○蔡子民先生的著述·····	(226)
○今天·····	(229)
○危巢坠简·····	(232)
○论“反新式风花雪月”·····	(236)
○青年节对青年讲话·····	(240)
○《萤灯》小引·····	(246)
○国粹与国学·····	(248)
○我的童年·····	(267)
○牛津的书虫·····	(272)

○礼俗与民生.....	(275)
○宗教的妇女观.....	(279)

女子的服饰

人类说是最会求进步的动物，然而对于某种事体发生一个新意见的时候，必定要经过许久的怀疑，或是一番的痛苦，才能够把它实现出来。甚至明知旧模样旧方法的缺点，还不敢“斩钉截铁”地把它改过来咧。好像男女的服饰，本来可以随意改换的。但是有一度的改换，也必费了好些唇舌在理论上做工夫，才肯羞羞缩缩地去试行。所以现在男女的服饰，从形式上看去，却比古时好；如果从实质上看呢？那就和原人的装束差不多了。

服饰的改换，大概先从男子起首。古时男女的装束是一样的，后来男女有了分工的趋向，服饰就自然而然地随着换啦。男子的事业越多，他的服饰越复杂，而且改换得快。女子的工作只在家庭里面，而且所做的事与服饰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改换也就慢了。我们细细看来，女子的服饰，到底离原人很近。

现时女子的服饰，从生理方面看去，不合适的地方很多。她们所谓之改换的，都是从美观上着想。孰不知美要出于自然才有价值，若故意弄成一种不自然的美，那缠脚娘走路的婀娜模样也可以在美学上占位置了。我以为现时女子的事业比往时宽广得多，若还不想去改换她们的服饰，就恐怕不能

和事业适应了。

事业与服饰有直接的关系，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？比如欧洲在大战以前，女子的服饰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。到战事发生以后，好些男子的事业都要请女子帮忙。她们对于某种事业必定不能穿裙去做的，就换穿裤子了；对于某种事业必定不能带长头发去做的，也就剪短了。欧洲的女子在事业上感受了许多不方便，方才把服饰渐渐地改变一点，这也是证明人类对于改换的意见是很不急进的。新社会的男女对于种种事情，都要求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去改换它。既然知道别人因为受了痛苦才去改换，我们何不先把它改换来避去等等痛苦呢？

在现在的世界里头，男女的服饰是应当一样的。这里头的益处很大，我们先从女子的服饰批评一下，再提那改换的益处罢。我不是说过女子的服饰和原人差不多吗？这是由哪里看出来的呢？

第一样是穿裙。古时的男女没有不穿裙的。现在的女子也少有不穿裙的。穿裙的缘故有两种说法：（甲）因为古时没有想出缝裤的方法，只用树叶或是兽皮往身上一团；到发明纺织的时候，还是照老样子做上。（乙）是因为礼仪的束缚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对于过去的事物，很容易把他当作神圣。所以常常将古人平日的行为，拿来当仪式的举动；将古人平日的装饰，拿来当仪式的衣冠。女子平日穿裤子是服装进步的一个现象。偏偏在礼节上就要加上一条裙，那岂不是很无谓吗？

第二样是饰品。女子所用的手镯脚钏指环耳环等等物件，现在的人都想那是美术的安置；其实从历史上看来，这些东

西都是以女子当奴隶的大记号，是新女子应当弃绝的。古时希伯来人的风俗，凡奴隶服役到期满以后不愿离开主人的，主人就可以在家神面前把那奴隶的耳朵穿了，为的是表明他已经永久服从那一家。希伯来语 Ne-zem 有耳环鼻环两个意思。人类有时也用鼻环，然而平常都是兽类用的。可见穿耳穿鼻决不是美术的要求，不过是表明一个永久的奴隶的记号便了，至于手镯脚钏更是明而易见的，可以不必说了。有人要问耳环手镯等物既然是奴隶用的，为什么从古以来这些东西都是用很实的材料去做呢？这可怪不得。人的装束有一分美的要求是不必说的，“披毛戴角编贝文身”，就是美的要求，和手镯耳环绝不相同的。用贵重的材料去做这些东西大概是在略婚时代以后。那时的女子虽说是由父母择配，然而父母的财产一点也不能带去，父母因为爱子的缘故，只得将贵重的材料去做这些装饰品，一来可以留住那服从的记号，二来可以教子女间接地承受产业。现在的印度人还有类乎这样的举动。印度女子也是不能承受父母的产业的，到要出嫁的时候，父母就用金镑或是银钱给她做装饰。将金钱连起来当饰品，也就没有人敢说那是父母的财产了。印度的新妇满身用“金镑链子”围住，也是和用贵重的材料去做装饰一样。不过印度人的方法妥当而且直接，不像用金银去打首饰的周折便了。

第三样是留发。头上的饰品自然是因为留长头发才有的，如果没有长头发，首饰也就无所附着了。古时的人类和现在的蛮族，男女留发的很多，断发的倒是很少。我想在古时候，男女留长头发是必须的，因为头发和他们的事业有直接的关系。人类起首学扛东西的方法，就是用头颅去顶的（现在好

些古国还有这样的光景)，他们必要借着头发做垫子。全身的毫毛惟独头发格外地长，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发达而来的。至于当头发做装饰品，还是以后的事。装饰头发的模样非常之多，都是女子被男子征服以后，女子在家里没事做的时节，就多在身体的装饰上用功夫。那些形形色色的髻子辫子都是女子在无聊生活中所结下来的果子。现在有好些爱装饰的女子，梳一个头就要费了大半天的工夫，可不是因为她们的工夫太富裕吗？

由以上三种事情看来，女子要在新社会里头活动，必定先要把她们的服饰改换改换，才能够配得上。不然，必定生出许多障碍来。要改换女子的服饰，先要选定三种要素——

(甲)要合乎生理。缠脚束腰结胸穿耳自然是不合生理的。然而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曾想到留发也是不合生理的事情。我们想想头颅是何等贵重的东西，岂忍得教它“纳垢藏污”吗？要清洁，短头发倒是很方便，若是长的呢？那就非常费事了。因为头发积垢，就用油去调整它；油用得越多，越容易收纳尘土。尘土多了，自然会变成“霉菌客栈”，百病的传布也要从那里发生了。

(乙)要便于操作。女子穿裙和留发是很不便于操作的。人越忙越觅得时间短少，现在的女子忙的时候快到了，如果还是一天用了半天的工夫去装饰身体，那么女子的工作就不能和男子平等了。这又是给反对妇女社会活动的人做口实了。

(丙)要不诱起肉欲。现在女子的服饰常常和色情有直接的关系。有好些女子故意把她们的装束弄得非常妖冶，那还离不开当自己做玩具的倾向。最好就是废除等等有害的文饰，

教凡身上的一丝一毫都有真美的价值，绝不是一种“卖淫性的美”就可以咧。

要合乎这三种要素，非得先和男子的服装一样不可，男子的服饰因为职业的缘故，自然是很复杂。若是女子能够做某种事业，就当和做那事业的男子的服饰一样。平常的女子也就可以和平常的男子一样。这种益处：一来可以泯灭性的区别；二来可以除掉等级服从的记号；三来可以节省许多无益的费用；四来可以得着许多有用的光阴。其余的益处还多，我就不往下再说了。总之，女子的服饰是有改换的必要的，要改换非得先和男子一样不可。

男子对于女子改装的怀疑，就是怕女子显出不斯文的模样来。女子自己的怀疑，就是怕难于结婚。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因为少人敢放胆去做才能发生的。若是说女子“断发男服”起来就不斯文，请问个个男子都不斯文吗？若说在男子就斯文，在女子就不斯文，那是武断的话，可以不必辩了。至于结婚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。从前鼓励放脚的时候，也是有许多人怀着“大脚就没人要”的鬼胎，现在又怎样啦？若是个人个人都要娶改装的女子，那就不怕女子不改装；若是女子都改装，也不怕没人要。

强 奸

“强奸”是社会病理学里头应当论的问题。这个征候是人类社会特别发生的。我们无论考究哪种动物的配合，都不能认出它们有强奸的形迹来。因为动物的配偶尽是由雌虫自己选择。所有的雄虫，或是发柔婉的声音，或是呈美丽的颜色，或是散芬馥香味去谄媚雌虫；它们对于雌虫“奉承之不暇”，哪会发生这种人类社会特别的毛病呢？我想尊敬雌虫是动物界的天真，因为“母的庄严”和传种有直接关系。动物在不知不识中受了自然律的默示，依着一定时期来配偶和蕃殖它们的种类。它们在交尾期间自然起了一种敬爱雌虫的举动，所以强奸的事情在它们当中很难找得出来。人呢？可就不然！他们想凭着知识去利用自然界的事物，无论什么事体，人都可以随意舞弄，甚至于传种的神圣机能也能任意去侵犯。

母的庄严在人类社会里头几几乎忘记了。幸亏现在有些缮种学家和社会学家略略地给了些警告，将来必定有人起来和他们共鸣的。人类有强婚强奸的罪恶，都是根于藐视母的庄严而来的。社会学家常以为婚姻制度的起点是因为产业承受的原故；我却以为人类为要恢复母的庄严，才有这种举动。有人要问，“既然婚姻制度成立是要恢复母的庄严，为什么还有强奸的事情呢？”这话很容易回答。因为用结婚的方法去维

持母的庄严本是不自然的事。这方法根本上已经错误，哪里能够纠正从前的不对呢？我们要说起强奸的所以然，就不能不归罪在不自然的婚姻制度和缺乏性的教育的身上。但是我们不能凭空地说一声“婚姻制度不自然和性的教育缺乏”便了事，我们还要研究它的病理的所在，然后对症下药。这样才可以盼望它母的庄严恢复过来。

强奸是一种传种的变形的举动。有时因为外围的迫压也会如此。我们要想斩除人类社会这样的罪恶，就当先行明白它的原因。由心理的方面去考查可以得好些解释，那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于防止强奸的计划的。

促成强奸行为的第一原因就是传种的恐慌，从生物个体成熟到能够传种的时候，内心常有“快些配偶”的劝告；处在危险或软弱地位的时候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当兵的和做贼的人对于妇女最容易怀着强奸的恶意。兵士有强奸的倾向，不是几条军律和几句训话所能阻止的。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危险，“死”这个字常常挂在心坎上，他们处在这个境遇里头，自然而然地恐慌啦。兵士和盗贼的强奸行为是由他们的“下意识”（Subconsciousness）所指挥的。他们虽然有伦理的情操，知道这类的行为是罪恶，然而不能胜过外围和内里的迫压，终归要不能自主的。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当王乱贼乱的时节，住在那里的妇女不遭凌辱的。由近世的历史讲起来，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沿海各省的时候，闽浙的妇女受辱而死的不知道多少；清兵入关的时候，兵士到一座城就肆意淫污那座城的妇女；义和团捣乱的时候，某某两国的兵在北京城内肆行淫掠；欧洲这次的战争，德国兵在法、比境界里头也有同类的举动。可见兵士和强奸是生生世世结不解缘的。至于盗

贼没有纪律去约束他，自然是要更放肆的了。中国各县地志里头的烈女传可以供给好些强奸史的材料，靠那种悲惨的记载，实在令人不忍的了！

第二个原因就是擅用权力。一个人有了些少权力就容易滥用，对于各方面都是如此，不过在性欲上头格外显得凶便了。爱滥用权力的人对着各样事情都怀抱一个“没奈我何”的意念，他们的骄傲心和性欲一同长进，所谓上流人的强奸案差不多是根据这“没奈我何”的意念来的。息夫人的伤心话和何氏的乌鹊歌虽然是爱情的故事，但是我们在那里头就可以窥见这“没奈我何”的意念了。得胜的侯王，和拥金的富翁爱滥用他们的权力去强迫人家的妇女，甚至因为性欲的猖狂就起了战争哪。看 Scott 的 Lvanhoe 里头描写那班十字武士对待 Rebekah 的事情就可以略略知道性欲因着权力增加的度数了。

第三个原因就是受“占便宜”的暗示。配偶的事，男子常想着自己是占便宜的，所以好些不文的人屡屡用性欲的话互相应酬。我们说那些是污秽的话，其实不应当那么说；应当还是藐视母的庄严的话。性欲本来不是污秽的事，因为人藐视它，故此当它作污秽。当初定性欲的话为污秽言语的人，也是要加这不好的名于母的庄严上头来维持性交的安宁；谁知母的真正地位已经失落，人人只知道占父的便宜，定它做污秽，倒反促成侮慢母的庄严的行动。无知的人口里发惯了这类的声音，耳里受惯了这类的刺戟，久而久之就影响到行为上头。历史上因为愤恨去将仇人的家族污辱的也不少。这就是因着“占便宜”的念头去办的。怎样才能够教男子对于性欲没有“占便宜”的观念，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。